

# 我们曾经年轻

作者：董丰

(上接2023年5月19日第B4版)

## 惊马摄魂

抓住马是我唯一的安全出路，我和黑马周旋着。当我的手靠近拖在地上的缰绳时，它一个跳跃闪躲，缰绳就弹开了。一次次的尝试和失败让我气喘吁吁，看着它又向山下颠颠跑去，我几乎绝望了，估计它会带着马鞍跑回马群。它跑了20几米又一次停下来吃草，我再一次小心翼翼地靠近，终于在太阳最后的余辉消失之前，幸运地抓住了马缰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让我命悬一线的事发生在1969年夏天，那时我住在单木登曹家放牛。下午我到河塘饮过马和牛，牵马漫步在草原上。夏草场平坦地向东延伸到三大队地界的山梁，我看到张文学开着拖拉机从那边的山口出现，径直开过来，在我附近停下。拖拉机上还有大会计哈拉巴拉和知青文志刚。

他们从公社回来，顺便捎话让我到公社开会。话讲完了，我翻身上去去追赶牛群。如果我坐在马鞍上，马受了惊吓蹄起来，我基本可以控制。但是在我左手抓住马鬃，左脚蹬翻身上马，身体还荡在半空中的时候，拖拉机突然启动，发出突突巨大的轰鸣声，马顿时受惊向前狂奔。右腿向上跨越的力和马向前蹿的力合起来，把我整个身体抛到马的右侧。右脚没有踩到脚蹬，膝盖悬空顶着马肚子。左脚的马靴被马蹬卡住，压在马鞍之上。我的头被甩到马头下面。左手不敢放松抓住的马鬃，右手赶紧搂住马脖子，任凭马向西狂奔。

后面的拖拉机声戛然而止，估计上面的三个人都吓坏了，想我必死无疑。他们没有骑马，就没有任何救援的手段，在视野可及之处也没有任何其他牧人。我的身体位置让我极难脱身，如果左脚能够脱开马蹬，我可以松手掉下马逃命，但是身体的重力压在左脚的脚蹬上，根本没法挣脱。两只手负重，没有任何操作的可能。我告诉自己冷静，努力思考一切逃生的可能。我骑的是那匹栗色的“土匪”马，和我有了一定的感情。我用轻声安抚它，任它狂奔，只等它跑不动了。

我就像马术杂技演员一样挂在马侧，任凭马跑了几里地。地势渐渐走高，马上缓坡时慢下了脚步，好像也安静了许多。我趁机借一个猛劲翻身回到了马背上。那时我人瘦腹肌好，能够在那种状态下死里逃生，成功越上马背实在是奇迹。

我知道后面有三双男人的眼睛一直在紧张地盯着这场生死搏斗。平安回到马背上以后，我没有回头看，若无其事地悠悠骑马远去。

事后没有任何人提起过这个事件。估计惊吓马匹，拖死一个女知青是谁都难以承担的道义责任。

## 雪盲

蒙古人对朋友热情豪爽。他们可以请你喝奶茶，吃手扒肉，甚至可以送给你贵重的马鞍，为你缝制蒙

古袍。我后来的一件藏蓝布夹袍和黑布面羔皮袍都是我买了主要材料，浩特里的大妈大嫂亲手为我缝制的。相配的彩缎滚边和盘扣精致漂亮，倾注了她们对知青的关爱。

当地牧民开放单纯，没有太多私有财产的观念。除了大草原赋予他们的开阔胸怀，也由于畜牧业让他们比较富足。他们大方地施予，而分享你的东西时也豪不客气。外队的一个男知青听说家里寄来了包裹，兴冲冲地回到居住的牧民家，发现全浩特的妇女已经把寄来的东西瓜分完毕，兴高采烈地向他炫耀着北京来到毛巾是多么柔软，香皂是多么细腻，衬衫是多么舒适。

我去内蒙时视力0.8，配的眼镜度数不深，一般不戴。只是牛群跑远了，我才会戴上瞭望。

1969年夏天干旱，河塘里的水枯竭了，我每天要把牛群赶到井边饮牛。这是牛倌最繁重的劳动，也让我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“牛饮”。

我把帆布水斗放下五六米深的水井，晃荡绳子让水斗翻转进水，再把有水的水斗提起来，砸下去。重力的作用让水斗沉下水面，灌满了水再提上来，倒在旁边的水槽，牛就相继来饮。有的牛口渴难忍，不等水落水槽就把头伸到水斗里，几口喝光了。不喝到心满意足，他们不离开水井。这段时间牛群依赖你，和你最亲近。等牛都喝饱了离开，我也筋疲力尽，两手被绳子勒出水泡。

60多头牛至少需要100多桶水。眼镜揣在怀里挤来挤去，我就把它拿出来放在井沿上。牛群离开时我随着离开了，几分钟后想起井沿上的眼镜，骑马回去取，眼镜已经不翼而飞。几里路内没有人影，只有一个30岁上下的牧民在井边饮马，只有他会把眼镜收走。但是当我问他要时，他坏笑着说没有看见。在牧区配眼镜不容易，他是大队里极少数带眼镜的牧民，估计看到了井沿上的眼镜，喜欢了就据为己有。没有了眼镜，我常常得多跑路认马找牛群。

我问家里有没有可能给我买一个望远镜，找牛方便。父亲很快从旧货店买了一个日本军用望远镜寄给我。但是这种稀罕玩意儿很快就被队长赛因拉玛发现“借”走了。蒙古人的借是客气的说法，多是有借无还。视力不济，我尽量跟群放牧，不让牛群脱离我的视野。

70年夏的一天早起出门，远处的两匹马走近看都不是我的。想到夏天的夜晚马会顶风吃草，我迎风走上北山梁，离家渐渐远了。

草原的天气瞬息万变，远处的一片黑云带着雨线迅速接近，低矮的好像伸手就可以摸到。很快就雷雨交加。雨点小时我没有在意，继续行走，不理睬头顶上轰鸣的雷声。当瓢泼大雨浇下来时，我只有低头蹲下，让雨水顺着头发从脸边流淌。一片云过去，太阳出来。又一片云过来，雨打下来。终于雨过天晴，我没有找到马，却看到一簇簇雪白的蘑菇在绿草中闪现。我撩起蒙古袍的下摆，兜起采摘的一大堆蘑菇走回家。这一天袍子湿了干，干了湿，到家的时候早已

主编：孟翔勇  
张福臣  
傅实

## 永远的知青 YONG YUAN DE ZHI QING

中国知青作家杯

征文优秀作品选

1 知青故事



(本文收录进“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”系列丛书《永远的青春》。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，版权归属作者。)

吹干晒透。哈拉巴拉家的人从来没有吃蘑菇的习惯，但还是和我一起尝了一次鲜。

我的马是牧民帮我在梁下什么地方找到的。有人说那天有一匹马在山梁上被雷击死亡，真后怕！我当时在梁上没有想到雷击的危险。

1968年的冬天第一次领教了高寒雪原。大地洁白一片，太阳照到雪地上，强烈的反光让人睁不开眼。我给家里写信问可不可以给我买副墨镜。69年夏天父亲给我买了一副炼钢工人用的墨镜，镜片是可以掀开折上去的。这又是草原上的稀罕玩意儿，很快被赛因拉玛发现了，爱不释手，“借”走了。

1969年的冬天来得早，当突降的大雪铺满原野的时候单木登曹家还在秋营盘。浩特里的人们拆包、装车、搬家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羊群交给翰达不到10岁的两个外孙女放牧。羊信需要跟群放牧，防止羊跑丢或者遭遇狼的袭击。一旦狼进了羊群，它不是拖走一只羊，而是咬死咬伤成片的羊。我们浩特有近千只羊，呼啦啦散开来吃草，没有骑马的两个孩子根本圈不过来。我在搬家过程中有三天一直在外面放牛，同时帮助看护羊群。阳光照耀到皑皑白雪上，反射的强光刺激眼睛，没有墨镜的保护，我得了雪盲。

在昏暗的蒙古包里我可以睁开眼睛看到东西，但是一到外面阳光下就如同有无数钢针刺入眼球，火辣辣的，疼痛难忍，只能紧闭眼睛任其流泪。那是艰难的放牧时期。我不能成天呆在外面跟着牛群，又不能让牛群走失。在包里坐一会儿就要骑马出去查看牛群的位置。眼球灼痛，泪水帮助降温，疼痛稍好一点就强睁开眼扫看一下四周。有一次跑来跑去找不到牛，真是着急，最后发现牛群藏在一处低洼地里。很久后我的眼睛才趋于正常，但以后多年患慢性结膜炎，对光极度敏感，视力也有所下降，大概是雪盲后遗症。

——待续——